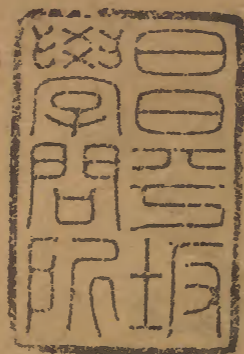


廬山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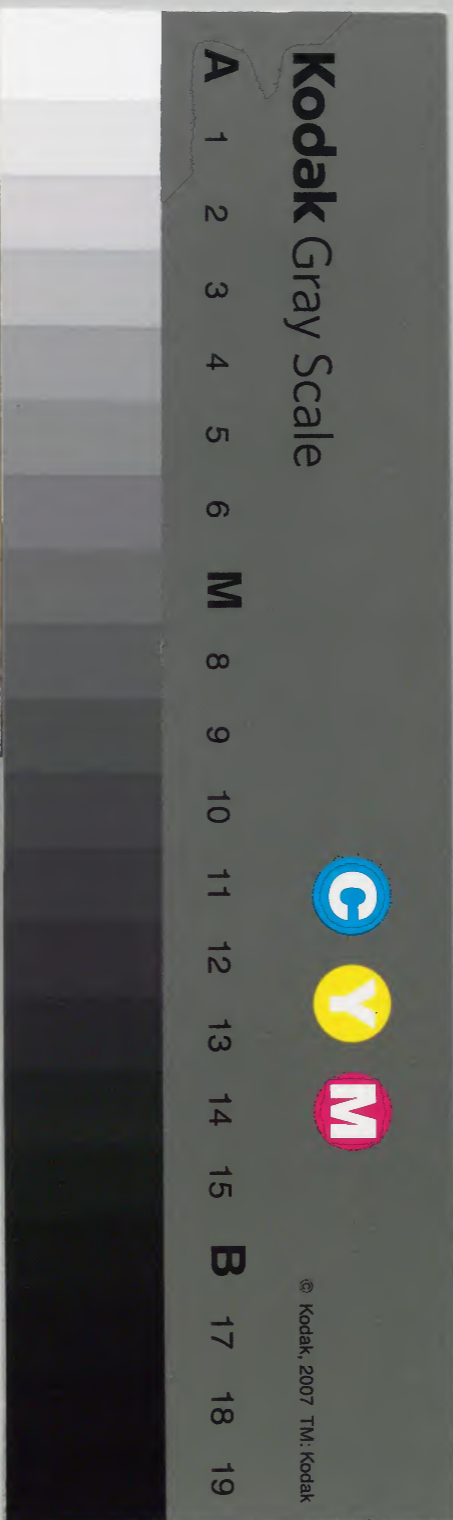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〇	二	一	七

內閣文庫			
二	三	〇	七
九	一	五	〇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57	
冊數	10 (8)		
函號	292	47	

九十



廬山紀事卷之九

廣陵桑喬

中州書局藏

山北由吳章山東北行至南湖荷

吳章山香爐峯紫雲菴

鷹背崖東北為吳章山

淺草文庫



山疏吳章山者匡山之末也或謂之吳鄣山吳鄣者

吳所保鄣也或曰山卑不足以言鄣蓋脊有吳章者

家此山下既死即葬此山故名山巔有官亭

吳章山東有小山亦名香爐峯然卑不甚著其上有紫雲

菴

馬祖山馬祖寺香積寺大孤山

吳章山東南是為馬祖山其上有馬祖寺其東有香積寺

山疏山特起南接茶山嶺趙清獻公有同國博周惇

願遊馬祖山詩

馬祖寺在馬祖山巔馬祖者唐僧道乙也初達磨直指之教人授一人謂之單傳至慧能而傳始廣慧能再傳至道乙與希遷傳愈益廣乙之弟子入室者一百三十二人相傳乙嘗寓此山故以名寺

馬祖石馬祖泉馬祖洞白蓮池皆在馬祖山

香積寺所有虎洞與馬祖洞通

馬祖山水其一逕夏家橋女兒港入彭蠡湖其一逕廣橋黃婆嘴入彭蠡湖

馬祖山東北為大孤山其側有女兒港

山疏大孤山在鄱湖濱其末突出湖心數十丈其北

即女兒港

女兒港不知其所由名在大孤湊可泊舟 明學士

曾祭有女兒港詩

廣信橋在女兒港西北今崩圯

塔尖山龍泉寺仁壽寺金沙洲鞋山

吳章山東北有小山為塔尖山其下有龍泉寺

九江志龍泉寺晉建元末兵燬洪武初僧祖觀重建龍泉在寺內潯陽舊志并即晉僧慧遠以杖刺地出泉天旱誦龍王經致雨處也山疏十八高賢傳言慧遠構菴於西林之東以居曰龍泉精舍其後桓伊為之請立寺曰東林則遠之龍泉即今東林寺也蓋假託其名云

方竹大者可任為杖

其東有仁壽寺

山疏林橋在仁壽寺東北

又東北有金沙洲

金沙洲在女兒港東北洲皆白沙水漬而日映之粲如黃金色往我聖祖與陳友諒戰鄱湖時嘗艤舟於洲下文諒有術士能以術為兵嘯風揚沙風忽轉為我用友諒軍盡昧我師殲之洲上

龍泉之水逕林橋入方塘湖

金沙洲東大湖中有小山是為鞋山

潯陽記山形如鞋高數十丈大禹嘗刻石紀功有乞食鳥嘗逐客舟行舟人搏飯投之即接食高下不失水經注孤石介立太湖中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採所未詳也者舊云魯禹治洪水至

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

搜神記嘗有估客舟下都者過之見二女子謂曰至都幸為我買兩輛絲履估客意其神也至都即為市履盛以小笥并置書刀其中比還至廟薦笥履而去忘書與刀舟方帆去聲忽一鯉躍入舟剖之得刀與書

洞林山覆船山方塘湖

吳章山北為洞林山

山疏陳友諒之攻南昌也嘗立柵洞林之上屯健卒以扼鄱湖塞吳章山遣其將嘗乘一白馬友諒敗其衆殲焉後遂為厲每風雨中行者聞其上如有人聲

皆畏惡之樵採者莫敢犯也山有石數千條亦當時遺物盡委棄榛莽中莫敢取有雷某氏者取數條歸以甃其新宅俄而其新宅火懼亟醮謝之而盡棄其石不用乃安村氓禱祀者必先祈焉曰白馬將軍

洞林山北有邃谷曰硤石

山疏硤石路由兩山間隘而深如來巷過此即沃野水竹森茂一佳境也

洞林山東北有小山曰覆船山其北有方塘湖

山疏吳章山東北湖之名者以十數方塘湖最大東西長十數里其水東北流歷磨石壠入鄱陽湖

陳和橋亦名黃荆橋在方塘湖北

長嶺陶九相公墓牛頭山

洞林山迤北有小山為長嶺

山疏磨刀澗在九江府東北五里所三起黃土諸小山北之水會而下流者也其上有橋近崩圯其北即白水港白水湖

長嶺者栗樹嶺之支也在磨刀澗東北蜿蜒行長可十七八里其支條分蟻糾曼衍不可枚數其濱江者皆遡水而西為郡城屏護其最西盡乎湓浦之上郡城在焉其勢踴躍奔湊為最勝云

長嶺之東有陶九相公墓

紀峯至正壬辰天完將陶九以兵陷瑞州癸巳江西行省左丞火倫赤復瑞州陶九敗走

山疏陶墓在長嶺之末方塘湖濱其地有九水會焉曰九龍灣相傳葬者陶九之大母非陶九也故老云陶九大父葬烏風洞大母葬九龍灣今墓是也乃陶九不知死所亦不詳其墓處云墓所有社壇弘治前民惟祭社壇不祭墓正德中九江大旱有僧謂湖濱諸父老曰諸神能揀茲旱者惟陶九耳今其像乃在黃梅五祖寺之廡下諸父老怪之因相率往訪之果

有像乃鑿沈香爲之者質具而未飾也相率迎歸飾而額之果大雨因以爲土神而傳祀之祀事自茲始矣墓高僅一二尺村氓每歲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迎像祭墓曰九相公土塚墓有神靈無敢斬其丘木卽老木摧折臥地至腐蠹無敢睨視而鄱湖故有鱓魚怪能鼓浪乘風雨而飛歲率以九月上旬入方塘湖抵墓所而還謂之朝墓來則風雨晦冥水驟湧魚柵木拱把者當之皆斷折凡欲蓄魚方塘湖者必謹祀墓否則其怪必潰堤裂圍引衆魚去

陶墓之東是爲牛頭山

山疏牛頭山在磨石壠東北來查湖在牛頭山西長嶺之支東北出其上有敗垣曰高山廟

山疏廟西有安仁鋪廟東北有桃花壠陶家山崇德鋪東北則至江磯山南湖菴

江磯山江磯寺南湖菴山

又東北爲江磯山

山疏江磯山北有銅錢灣其西有江磯湖舊有江磯寺今廢

江磯寺西南有迴風磯白石磯石窩石窩之石乃在江水中水落則見柞港湖在下石窩西南港水出

於搖旗壘搖旗亦我 聖祖戰鄱湖事然不可致作
港上流有老鴉橋其西南有金雞壘上石竈者長嶺
之支瀆江西上者

又東北為南湖背山

山疏南湖背山在鄱陽湖口山逾邇突出湖心數里
左江右湖勢甚險東引鄡陽北俯楊家穴南控揚瀾
左蠡諸山而與青山白石相望為氣勢制禦水盜地
甚要山水且夕四昔之變陰晴顯晦不齊之觀境甚

清

巡檢司在山北玄真鋪在山西

箭室在山半相傳我 聖祖戰鄱湖時所造箭處也
穴山為室累甃環之甃口皆內向厚覆以土其甃皆
銅鑊長二十許人時有得之者巡檢司初居山麓嫌
於兵在其晉也惡之因徙居箭室傍夷室為地其甃
皆糜碎惟一二存焉
將軍套港在南湖背我師扼江時於此作浮梁以渡
師或曰樹柵以遏奔衝者也今柵木為沙所壅猶見
其杪云

實錄開國之初歲庚子天完將陳友諒執其主徐壽
輝而自立改國號漢都江州以兵襲龍江關大敗而

還辛丑八月我 聖祖親征文諒攻江州廖永忠
造橋於舳曰天橋以舳傳城率軍士乘之入遂取江
州友諒奔武昌其將胡廷瑞以南昌降壬寅以鄧愈
爲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三月祝宗康太
叛知府葉琛戰死四月徐達定南昌五月命大都督
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與鄧愈守南昌癸卯四月
陳友諒以兵六十萬破江州攻南昌朱文正等力戰
禦之邊千戶張子明告急於京師秋七月我 聖
祖親帥舟師二十萬人西援南昌友諒解圍東出都
湖逆戰遇於康郎山徐達迎敗其前鋒一巨艘死者

千五百人達回守建康戊子常遇春與漢人戰
戰俞通海縱火焚敵舟二十餘艘 御舟膠於沙漠
將張定邊欲犯 御舟常遇春射退之水驟湧 御
舟進俞通海來援遇春通海未忠以飛舸追定邊定
邊身被百餘矢走已丑用郭興策縱火船焚友諒戰
艦數百艘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平章陳普畧等皆焚
死軍士殺溺死者十數萬人十里之內湖水盡赤庚
寅廖永忠俞通海趙庸汪興祖以六舸深入搏戰我
師乘之敵大敗辛卯又敗欲退保鞋山我師據雙子
口扼之不得出是夕我舟泊左蠡相持三日未交俞

通海等言湖水多淺難迴旋若移軍入江據敵上流
可以萬全劉基亦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勝從
之八月八日我師移屯南湖甯江兩涯列砦柵布
一艦具火舟火筏中流傳警以俟友諒二十七日壬戌
友諒糧盡遂沿江下流走禁江欲遯去我師追擊大
破之友諒中流矢死俘其子善兒平章陳榮以餘衆
十萬樓船若干艘降其夜張定邊以小舟載友諒尸
及其子理奔還武昌

桑喬生曰答我

聖祖血戰鄱湖時星列水師以據江

數濱湖諸山皆旌旗之藪動動之域也乃今承平二百年

曩之砦柵皆化而爲農畝喬嘗從並湖之遺老詢我

聖祖之神謨將相之忠勤士卒之勇銳與蒙衝戰筏之所
艤泊攻取遏斂之所踐蹂而皆莫識其故矣沾濡雨露粒
食宮居吐吐于于老死春花秋月之中民生斯世一何幸

哉

山北由吳章山西南行至三山澗

虎山火山龍潭菴

吳章山西爲虎山又西南爲火山其側有龍潭菴

山疏虎山有石如虎與天花井山獅子崖對峙相傳

虎石夜出竊食人時中雞因相率鑿其頤破壞之

火山在虎山西南邃谷中山石尖露燁燁如火其下有龍潭有魚浮遊而不避人或曰龍也不可投以石龍潭菴在火山西南黃草衝下

天花井山寶積菴興福菴獅子菴

虎山西北為天花井山

山疏天花井山去吳章山五里所山頂砥平而中陷為坎窞窞之內又有小池僧就窞而菴焉池乃在菴之堂前因甃以為井而寺之西故有一井菴僧又別鑿一井凡三井故謂之天花井其後有龍出僧廚下而殿前之井遂堙其後菴數火遂徙諸馬尾水衝

湧水泉在山北朴樹凹在山西獅子崖在山東崖有獅子石黃茅衝在獅子崖西南天花井山之背也天花井山有水道如末巷高廣可一尋

其北有寶積菴其西有興福獅子二菴

郡志寶積菴在天花井山北麓宋紹聖三年僧允光建元末兵燬宣德中僧道德重建成化中僧慈瑛正德中僧行湧繼脩

天花北之水逕濂溪墓西北行為濂溪港

山疏興福菴在寶積菴西南山峽中

獅子菴在興福菴西

烏稍嶺Y髻山鳳凰山

天花井山之東北相比者為烏稍嶺嶺西北為Y髻山

山疏天花井山雖居廬阜之末然其支散為諸岡阜所行甚遠其東北行者為烏稍為Y髻而Y髻之散其支有九其大者為鳳凰栗樹長嶺諸山而長嶺之支西踰磨刀澗委蛇盤旋自潯東門入為兵備道九江衛九江府諸公署而盡於湓浦又小支自栗樹嶺益西為城南石塘鋪諸岡阜而盡於孫家湖山勢踴躍軒軒然若飛若舞若揖若顧以趨潯陽九江府寔處其末地其勝而Y髻山側又有地名天子堂然其

突鑿斷裂不完整的自烏稍Y髻以至潯陽東門之外凡三鑿之而Y髻所鑿處名缺子坳當兩山間溝而絕之深八九尺廣五六尺俗所傳銅釘狗骨厭勝之說與程叟所記無異而東門之壠乃鑿為大渠通老鶴塘當初鑿時其所鑿處其水皆赤如血然不的知孰鑿之者或曰元順帝鑿或曰陳友諒慮兵敗為它人有故鑿或曰劉基惡友諒都江州得勝地使謀誘之鑿渠以泄敗之或曰友諒既敗劉基以地形勝慮生英雄覬覦心言於我 聖祖而鑿之也桑喬生曰予行觀所謂天子堂者兩厓高明堂隘土人云舊

亦有竊葬者然不旋踵得禍遂發塚取柩去葬之所
今人無復有葬者

Y 髻山側舊有寶巖寺香嚴閑和尚之遺場也

傳燈錄初閑事百丈海以辨博聞海未有以鞭辟之
也及海死閑去依滌山佑滌山業已先知之矣甫入
門卽斥其辨博通敏者以爲意想見解皆業識所爲
生死根本逆杜其口不使置一辭然後以父母未生
身時事徵詰之閑無以應歸而遍索生平所習文字
亦無一言可酬對者閑大沮屢祈滌山言滌山固拒
不與之言閑旣不得滌山言又自求之不得展轉無

所依益大疑不自釋乃涕泣辭滌山去止南陽佛舍
中自分絕望於禪道矣它日嘗自艾草擲瓦礫擊竹
有聲忽大悟遽歸禮滌山滌山始首肯之

Y 髻山東北爲鳳凰山

山疏隔港橋在鳳凰山西北其水逕賀家背入方塘
湖

栗樹嶺濂溪墓

天花井之西北有小山曰栗樹嶺

山疏栗樹嶺亦名三起山Y髻山之支也

其下有周濂溪先生墓

山疏濂溪先生墓在栗樹嶺南初先生少孤與其母
僂居縣太君鄭氏依其舅龍圖公向居閩州鄭名其
諸子以惇故先生亦名惇丁丑太君卒即葬丹徒縣
龍圖公墓側後四十四年辛亥先生為廣南提刑而
水齧太君之墓先生因乞知南康軍遂改葬太君於
江州三起山明年壬子先生卒因葬諸太君墓左蓋
治命也墓雖面蓮花峯而相去乃二十餘里弘治庚
戌九江守童潮始輯祠置出以供祀事廖紀為記後
十四年甲子提學副使邵寶為請於道州取先生
裔孫周倫來主其祀焉

墓道碑亭在石塘橋南距墓五里所題曰濂溪周元
公之墓道今廢

朱晦翁濂溪先生行實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
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願世居道州營道縣父輔成大
中祥符八年蔡齊榜進士為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
夫母鄭氏封先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中
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
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
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
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為南安軍司

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
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
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
吾不為也達感悟囚得不死且贖先生薦之移郴州
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漢州南昌
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於是更
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污善政為耻也改太子中書
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
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為使者人或讒
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

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為守孰視先生所為教其手曰
今日乃知周茂叔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
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
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
提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
人迹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
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
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
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
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

縣君子壽壽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篇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判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學為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子顯願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倡明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邠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困乏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願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荊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為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意必所以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加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

味先王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灑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為不寬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末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左丞蒲宗孟濂溪先生墓銘先生疾革時致書王安石曰上方興起復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

天下材智皆務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之一又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死矣命也夫嘗讀中金華何子舉辨先生之學以無欲為宗浮雲行藏晝夜生死窮達常變漠無繫累非如世俗戀榮偷生眷而不化也左丞黨金陵者方金陵倡新法毒天下薰心寵榮者無慮千百附和一詞比比皆然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氣力奪左丞所云云得無影響俗重為新灑厚自掣援耶疑灑求合罔世塞遣罪又浮于藏倉矣

念菴選先謁濂溪先生祠墓詩正廬開曉霽懷古

見芳襟溪水清堪泝林風靜自吟山如蓮乍發庭與草俱深此日生芻食還同執齋心

孫應鰲次韻地切名儒墓瞻依治素襟水瀨成獨燕風葉自相唵廬阜高何極潯江信幾度半居隣有道灑掃亦吾心

栗樹嶺北諸水西北行為磨刀澗

大源山天花菴九峯菴

天花井山之西為大源山其下有馬尾水谷

山疏馬尾水谷其南通水視其東南通黃茅衝

馬尾水谷東南有天花菴谷西南有九峯菴馬尾水

山疏天花菴在天花井山西腋

馬尾水谷轉而西南行谷益邃水聲潺潺鳴澗中

澗北峭壁如崇墻龍門山之背也

九峯者總龍門之墟山之尖峭者九也

九峯菴即馬尾水菴在龍門山南茂林中

馬尾水在九峯菴前大澗中

九峯菴水出谷與龍門之水會

興隆寺高峯

大源山西有僧舍曰興隆寺

郡志興隆寺即馬鞍寺宋紹定間僧質曇建後兵燹

我明末樂周僧祖祥正統中都綱師益成化間僧
圓旺相繼脩

馬鞍山在寺西

大源山西南有山口曰高峯高峯西南有大壑曰龍門

山疏龍門者雙劍峯下之大谷也當谷口有大龍潭
徑路險仄攀緣而進其兩崖石皆奇峭

龍門壑東有僧舍曰龍門寺

山疏龍門寺在澗東山巔山陰高寒屋不可瓦

澗之西舊有下龍門寺初居者以其地為最吉未幾
輒火後數火無能久於其所者

避難衝在寺西南二三里元末兵亂時土人所保以
避兵處也有洞在絕壁亦俗人所嘗居洞傍有字刻
高不可辨

龍門之西為雙劍峯其下有劍峯菴

山疏雙劍峯宛宛正與九江郡治對其後山尤峻峭
然不及山南劍峯之勝

小天池在雙劍峯下深不盈咫其泉不竭

程史宋乾道中蜀人文立方來守九江謂曹翰攻江
州時實屠其民其後李成等寇亦嘗入郟意皆雙劍
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為二城夾樓而轟其上謂之

匣劍曰匣實藏劍

劍峯菴在雙劍峯下菴甚盛其僧數百人後燬今復
新小菴

雙劍之西北有太乙宮

山疏太乙宮卽祥符觀董奉僊人之道場也董奉事
且紫霄峯語中觀今廢

程文淳熙中周教授者家太乙觀前畜健犬數十以
備盜旣而被盜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居三日始獲之
初盜得貲分塗而逸一盜夜行出蛇岡山渴甚心

曩者嘗見道傍梅有繁實因登木取之爲蛇傷其
至侯溪指瘡甚不能去臥旅邸中主人責炊則出鋌
銀無礎不可碎又出其囊珠主人念山谷無可售者
時德壽宮中貴人劉奭廬石耳峯下因往求售奭已
聞周氏盜意疑之卽佯爲欲得珠約先畀萬錢而續
歸其餘因使僕以珠馳示周氏信卽捕之因以跡其
餘黨盡獲之問犬所以不吠蓋盜以豚蹄傳麻紵雜
苴烏烹之投與犬食之犬無復声者

雞公石山圭壁峯圭壁菴錦繡峯錦繡菴蓮花
峯蓮花菴筋竹嶺朝陽菴筋竹菴

雙劍之西南有峻山曰雞公石山蓮花三峯之首也

山疏山椒有石如雞其味加於蓮花之巔曰雞公石
雞公石山東北為圭璧峯其下有圭璧菴

山疏圭璧峯或曰峭直而偃晉如圭故曰圭璧或曰
其晉穹窿如龜背故曰龜背峯

郡志圭璧菴在圭璧峯西正德間僧本聰脩

圭璧峯西南為錦繡峯其下有錦繡菴

山疏山蔥蒨如紆錦繡故名

風洞在錦繡峯北小山側高不滿尺常有風自內出
夏寒冬燠晴曠逼人

郡志錦繡菴在錦繡峯西

錦繡峯西南為蓮花峯其下有蓮花菴

山疏峯即周元公所為卜居者也數峯攢簇如蓮萼
故名

塘膝壩在蓮花峯西北壩兩涯濠澗陡絕窄徑孤危

郡志蓮花菴在蓮花峯下正德中僧大遷脩

山疏一統志九江府舊志竝云董奉館在廬山第三
嶺後岩下而不載嶺岩之名惟九江府新志乃曰董
奉館在蓮花峯峯下今有杏林遺迹夫蓮花峯豈廬
山第三嶺耶然太乙宮肇自祥符間則其說自宋已

然意必別有所據故述之

九江新志以周顛天眼尊者徐道人分載三峯之下曰三僊蓋嘗脩煉於此也夫周顛之行履畧似左慈然左慈動涉術數顛則真有僊者之逸致且其詞曰告太平意必天生至人預吐禎符以翊景運天眼尊者它無所見御碑僅載其名然已神異如寶誌之流皆非尋常兀坐一室事脩煉者居菴之說或得諸傳聞未盡實也

圭壁之東北爲筋竹嶺有僧舍二曰朝陽菴曰筋竹菴

山疏筋竹嶺地曷故多筋竹

江夏郭太史正域筋竹坪詩千盤轉盡千芙蓉到此

平林萬嶂從馮高閣盡人間世明日看山過別峯

朝陽菴在筋竹嶺北

筋竹菴在朝陽菴北其山曰瘦馬嶺

馬尾水在筋竹菴前山上

三峯之下爲蓮花洞

山疏蓮花洞者三峯之墟是也四山壁立中豁而深

九江府新志蓮花洞門高丈許藤蘿交蔭晝日常黯

黯水泉冬夏不竭**山疏**今三峯之下無此洞不知指所

新志三峯之北有僊人岩**山疏**今三峯之墟並無有

穴竇可名岩者疑其因廬山記董奉所居之上有僊人岩而誤也

三峯之水西北行逕花山過新橋為濂溪港

山疏水口崖曰龍蕩崖有石如船當水所行道謂之石船其澗即謂之石船河

撥雲峯半雲菴清虛菴花山雲溪寺

三峯之北有峯曰撥雲峯其北有半雲菴

山疏撥雲峯在蓮花峯北

半雲菴在撥雲峯北山坳中所處高其左前路可至蓮花峯上

又北有清虛菴

郡志清虛菴即舊清虛觀宋皇甫真人之居也後兵燬我明僧道本重建覺海行安繼脩

真僊通鑑皇甫坦字履道臨淄人也後避地入蜀居峨嵋山嘗暮行風雪中聞人有呼之者顧見一道人臥小菴中因留與抵足眠坦自覺熱氣自兩足入蒸蒸液體甚和適比曉道人去曰它日可訪我於靈泉觀坦後往靈泉求之始知所遇者妙通真人朱桃椎也其後復與妙通會酒肆中盡得坎離虛實之旨內外二冊之祕常宴坐不寐其兩足外踝皆平偃頂有珠光嘗歌曰山頭紅日出藥苗新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音少絃斷有誰聽紹興中顯仁太后患目醫國醫不能瘳太后夢黃衣道士髯而長耳自言能治目翌日高宗詔有司物色之時先生方南遊自稱目醫臨安守張侂廉得之以名聞詔入見慈寧殿坦為嘘呵布氣目即愈醫脫瞭然矣又詔療僊韶甄孃躄亦即愈辭還山兩宮賜賚甚厚皆不受受香茶衣服留一扇曰內人病寒熱者扇之當差高宗因使賫御香禱青城山丈人觀還過妙通舊隱因請建觀宇且為讚其像其後宮人果病瘡扇之皆愈

宋叟坦夾江人工醫術善相人嘗療顯仁太后目

朝野遺記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將南還欽宗挽其翰而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為太乙宮主足矣后泣然與之誓曰吾苟歸所不迎汝而南者當盲吾目既至高宗無迎淵聖意后為之憮然俄而其目果盲有道士應募入以金針撥其左目醫即脫瞭然矣后大喜復使治右目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能知吾隱欲留而厚報之道士不可漫曰得脩靈泉縣朱僊觀足矣忽不見於是詔成都帥王剛中脩朱僊觀且以朱僊真圖進視之宛然療目道士也

通鑑坦既還山賜詔曰先生清標孤映寄迹物外糠
粃塵俗笑詠烟霞信可樂也去秋為別俯仰周歲遂
無心於事秋涼甚邇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踐言御
風冷然無難行矣相雲橫席桂子吹香燕館超然下
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為問殘暑在席益保清
虛坦應詔至賜紫衣絲履御書黃庭道德陰符經復
辭還山詔築室廬阜以便往召兩宮賜金為築室費
不受賜御書清虛菴額詔繪坦像御贊之既內禪又
召見康壽殿館西湖顯應觀西齋堂曹勛為館伴兩
府宣問賜沉香二百兩御畫芝草扇御書贊乾道
元坦遊武當至襄陽有詔追還賜御書靈寶度人經
壽聖皇后所書清淨經乾道三年復命持香往禱瀟
山廬阜青城前後凡四赴召自青城還遂不出德壽
歲時遺問不絕屢詔不赴淳熙五年秋九月坐逝
初靖康之難曹勛自燕以徽廟御札還至河上無舟
與一道士縛葦為筏以濟既濟僵且死道士然葦燎
之甦問其姓名不告惟曰朱真人以公為社稷計故
使濟公後三十年當見公於錢塘及坦應詔至勛見
而識之與話舊感泣再拜贈詞德壽聞之故宣周迎
勞館伴必以勛焉

蘇州歆道僧時亦赴詔入見德壽惟長揖不拜見坦
卽拜賜之坐辭問之曰僊階有高卑真人在故不敢
坐強之坐則坐於地

宋文湖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歲往謁道道聞其善
相人也出諸女使相之坦見其中女大驚不受拜曰
是他日且爲天下母旣乃言於高宗爲皇太孫納之
卽光宗后李氏也性妬悍嘗訴嘉王左右於光堯光
堯大怒曰皇甫坦誤我

山疏初清虛觀成道流咸集苦水遠坦使人荷鋤斲
菴側地應手泉湧德壽聞爲大書神泉二字賜之

歸鑄之石壁亭於其上曰神泉今廢字亦不知所在

張彦祥清虛觀詩石側疑無路山回別有天神泉通

玉海帝畫麗奎躔紫閣雖重到青瑤却未鑄只須香

案吏爲寫白雲篇

撥雲峯又北爲花山其下有雲溪寺

山疏花山者蛇岡嶺之首也巖巖不奇勝

郡志雲溪寺在花山南麓宋樂間僧了空建嘉靖中

僧圓鏡脩

雲溪之僧曰智瑛禪師

山疏僧智瑛上元縣人正統初住雲溪寺因號雲溪

初行頭陀行為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所悟生平
不識文字晚乃能詩廬山自天眼後得佛宗旨者惟
智瑛云

初智瑛語其徒曰某月日吾當逝逝必有風雷之警
既近期又預報廬山諸菴主使來集及期諸菴主集
天朗霽無纖雲咸疑其言不售幾罷去既午有片雲
起西北瑛乃沐浴具威儀禮佛退與諸菴主別已而
疾風震雷掣茅墮瓦風疾旋自下上轉入空際東南
逝視瑛已遷化矣

桑喬生曰九江新志云雲溪寺在石鏡峯下文云石鏡峯

形如圓鏡光彩高明但不的言其處三峯左右
與廬山之北皆亦有峯可名石鏡者而廬山圖又繪為圓
石置諸雙劍之間曰此石鏡也然雙劍之巔亦無此石不
識何也



廬山紀事卷之九終

廬山紀事卷之十

廣陵桑喬

山北自分水嶺東北行至潯陽江

松光嶺聖治峯

雞公石西南為松光嶺嶺北有小山曰月安山

山疏松光嶺在牯牛嶺東北山多石樹皆生石上野

燒不及蒼翠盤曲如畫其地有黑松林

月安山東北為聖治峯

紀遊集峯特秀松風蘿月清流奇石多異人境真天

下勝絕處

葉義問感應記序義問來九江適太守大卿胡公紡以清靜理郡政民神協從甲戌春舉行舊典以義問攝祀事于太平興國宮因觀山川之勝穹窿磅礴層見疊出不可殫狀是宜高真之所慎擇也紹興二十四年中元日左朝奉郎通判江州一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葉義問序

山疏聖治峯南有大岩可坐數十百人或曰即僊人岩

聖治峯東北有三山澗

宮志三山澗水源於松光嶺有三龍湫其上一湫在

絕壁天將雨輒有雲氣出湫中漁者相傳或見龍戲其上云舊有龍王祠今廢

三山澗水逕聖治峯西行與石門澗水合

聖治峯西北有三山中山之側有飛雲洞

宮志飛雲洞可坐三二十人洞內壁復有小洞洞口近生一石室之不可入窺之黯然其氣腥山疏今人呼為誅真洞

廬山言誅真洞者三五老峯劉德本凌霄峯南康舊志太平

宮也起自道年遺流推本其說蓋自劉德本始茅君內傳尤

微志皆曰廬山周迴一千七百里名山靈誅真之天

乃洞天非洞也洞天靈迹記所言劉德本事乃靈境
化見於五老峯下非謂一洞一穴而凌霄在五老峯
下其言詠真洞正靈迹記所云云者惟太平宮本以
祀採訪故假借詠真洞天及紫元景耀之門而言之
非真有化見事也宮志及九江新舊二志並不載詠
真洞使太平宮果有洞名詠真宮志專為一宮而作
肯忽之不書耶予故按志紀而正之

三志所書飛雲洞內壁小洞有石室之正與今洞同故斷為飛雲洞

泉水堰在中山側

三山西南為分水嶺西北為老君崖最西為覆船山

山疏分水嶺在三山西南其上有太平鋪

老君崖者花山之支也在三山西北隅當老君崖分
水嶺之間為兩河口

太平宮

老君崖西有太平宮

山疏太平宮者唐玄宗所建九天使者廟也九天使者即廬山使者非採訪也事具李珣碑文中廟建於唐開元十九年明皇以繆篆親書殿額賜之曰九天使者之殿當是時祀典猶未特隆五代李唐號其廟曰通玄府而宋元宗奉尤至太平興國中始以紀元

易名為觀熙寧中又置祠官以寓祿當是時道流常
三數千人崇軒華構彌山架壑燬而復新其所糜費
不可勝紀其田多散在旁縣凡三十六區而宮側今
猶有猶兒龍在太平宮北其侈盛無如矣元末兵燬蕩蕪
復存後雖復構然甚窶僅存而不振嘉靖中楊家穴
在江人以爭立許旌陽廟訟諸府知府鍾卿使送旌
陽之像於太平宮以息其爭由是江南北人無遠近
咸走太平宮進香曰朝許真君施捨填委宮遂驟富
因歛其貨以建殿宇焉有羅洪先詠真第八洞天田
汝麟敕建太平興國宮陳洪濠太平宮三扁

初唐人以八月朔會觀祠下蓮花以虛名蓮花會

錄異記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神人朱衣金冠乘
輿自天而下曰我採訪使者也上帝命我採訪人間
事可館我於廬山西北隅五百年後福及生民明日
又降於庭明皇帝命遣子貌其真遣內供奉持往江
州建祠廟山疏李玘碑言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
日降明旨曰青城山丈人廟廬山使者廟宜準五嶽
真君廟例抽德行道士焚脩供養敕置廟使內供奉
將使者真圖建立祠廟而宋葉義問感應記王阮錄
寄事實並言開元中明皇夢廬山使者求立廟詔刺

史獨孤正管建則其所祀乃廬山使者非採訪而明
皇所賜繆篆殿額亦祇曰九天使者之殿並未嘗言
採訪惟錄異記乃始言採訪蓋因九天使者之稱而
益訛也後世因遂祠採訪而廬山使者之祀反廢絕
不舉矣噫

宋洪芻奉安王冊記世謂使者之號廬山之祠皆據
輿於有唐臣芻攷之不然按五嶽真形圖曰五嶽皆
有佐命之山崧岱華恒以少室武當羅浮括蒼地肺
女兒河逢抱犢為佐命分治四嶽惟衡嶽孤峙無輔
故黃帝省方南至干江請命上帝廼建潛霍二山為

南嶽儲君又拜青城山為丈人廬山為使者則使者
之名尚矣開元中天台司馬子微謂五嶽皆有上清
真人降任其職因敕五嶽各立真君祠其說蓋出於
真形圖而開元詔書青城山丈人廟廬山使者廟選
道士奉香火視五嶽真君祠則廬山昉祀意自司馬
子微發之其胎蠻昭晰見於夢寐不可知也使者之
神蓋德鎮之高真祝融之夾輔其說見於東晉之前
而九天採訪之名蓋後世所加其廟於廬山之北則
自唐明皇始世惑於俚俗膚淺之碑齊諧志怪之說
弗加深考以失事實故併論其本末以祛來者之惑

重和元年十一月十日山疏真形非形也真則不形
形則不真史記漢書皆言漢武帝巡南郡還至江陵
登禮瀆之天柱峯號為南嶽而別傳言武帝以衡山
遼遠移其祀於瀆霍卽非黃帝事亦非以瀆霍為衡
山儲君青城山有丈人峯非爵秩秦漢時嶽瀆之靈
皆稱君它傳記亦多言廬山君未聞以為使者古者
五嶽視三公封內山川秩視諸侯未聞拜某山為某
爵使黃帝果有此舉乃萬世山祀之首經傳柰何遺
而不書哉使者之稱蓋晉以來方士之說云

宮有寶石池

山疏寶石池在宮內初池有異石晶瑩夜發光彩池
記唐玄宗之所賜也後為亂兵所焚石死池尚存

劉僊石

南遷錄殿外階下有石一株曰劉僊石康先生扣關
赴劉僊之約處也

劉僊石記劉僊名越嘗邀康阜過其所居云山陰有
石高三尺者吾宅也扣之卽見我焉如其言往扣之
果覲異境有二童子引見越越冠玄玉冠朱紋劍佩
飲阜以玉酒三爵延生保命湯一啜阜心知其異私
念欲留居之木出口越卽已先知之曰子未應留姑

去它日來居未晚也既出恍然猶巨石矣後因號其石曰劉越洞天今不知所在

唐知州孫邁詩珍重標前叟名教萬古存誰知劉越石便是洞天門變化終難測神僊未易論後人來叩處白日又黃昏

墨僊泉

宮志太平宮道士胡用琮遇道流於雲堂留之飲酒既醉道流以刀剗土瀝酒漱津和之成墨以授用琮投之儿上鏗然有聲翌日視之紫磨金也其所剗土處有泉出焉甘而不竭人皆以為已竭實故謂其堂曰授墨堂泉曰墨僊泉皇甫坦嘗採其事聞於德壽堂今廢泉不知所在

白玉蟾丹井

宮志白玉蟾丹井今不知處

山疏王蟾瓊州人姓葛嘗任俠殺人亡命之武夷事陳泥丸為道士自稱靈霍童景洞天羽人善幻好詭誕之行居之不疑王蟾往來廬山間山南北諸佳勝並有題咏而太平宮為多然浮肆不典非有道者語故不述

廣州志留正之諸孫留元長與白玉蟾同師陳楠玉

蟾嘗言紫微垣中九皇星之三曰紫清紫元紫華以
悞校劫運之錄降人間十世已乃紫清也元長因號
紫元云

文獻通考陳某者宰南城王蟾過南城而陳不之見
也或問之陳宰曰是烏可使及吾門獨不見李士寧
張懷素耶

馴鹿場磬湖鏡泉倦人誦經臺匡山精舍

宮志馴鹿場在三山前餘不知處

山疏匡山精舍元學士姚瑩讀書處也遂以文章
精舍今廢

聽雨軒在聖治峯東麓三山澗濱今燬

其寓祿外官領祠有自請有特差其官名有使有提舉有
管勾

宋史文獻通考宋初大臣有年及當致仕者使領宮
觀以寓祿蓋優之也然不多見熙寧中王安石欲興
事諸非議新法者率以為疲老不任事斥使領祠祠
官始益衆矣外官奉祠初皆自請不特差特差亦自
安石始凡祠官不自請而特差者同於黜降熙寧
二年詔杭州洞霄宮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
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玉局觀建昌軍僊都觀江

州太平觀洪州王隆觀五嶽廟並依高山崇福宮舒
州靈僊觀例置管勾及提舉提點官其後又詔卿監
以上提舉餘官管勾其後又詔宮觀嶽廟惟留官一
員餘如分司致仕例任便居住召興十二年罷知鎮
江府劉子羽以提舉江州太平宮而歸是也宣和六年徽宗御筆改太平觀為宮

朝野雜記近制前宰相在外領祠者少保以上始得
使名使相以下提舉而已

山疏宋史提舉主管太平宮官衆不書

二人陳伯宣桂心淵

宮志唐陳伯宣者陳宜都王叔明之苗裔也自閩之
僊遊來廬山隱竹聖治峯陰嘗註司馬遷史記詔徵
不赴就拜著作郎馬端臨通攷伯宣因裴駟說有所
未悉頗增損爲之然多取司馬氏索隱以爲已說凡
八十七卷今篇殘缺

山疏世傳伯宣捐其宅爲九天使者廟而自徙居南嶺
王旣卒遣流祀之以爲土地然陳氏家譜陳宜都王
五世孫兼唐玄宗時仕爲祕書少監兼子京德宗時
亦仕爲祕書少監京燕子以族子褒爲子褒子墮墮
之孫避讎徙居僊遊而生伯宣計其生當在敬穆之

間去建廟時遠甚烏有所謂捐宅者哉白玉蟾地主
祀堂記曰隱君陳其姓莫知其名似為近實云伯宣
之後為義門陳氏

真僊通鑑桂心淵不知其名人謂之桂風子隱居飛
雲洞後尸解去

遣子三人畢養素黃知微劉虛谷

宮志黃知微得道伴狂人謂之黃風子一衲百結寒
暑弗易行嘗攜兩囊隨所得襍投其中而不臭穢名
曰錦香又善噫氣噫經時不絕響徹雲漢素不攻詩
而多佳句如溪雲拂地送殘雨谷鳥向人啼落花草
里碧雲開幕色一條銀漢在秋天之類皆可誦詠後

死宮側

劉虛谷善脩養術著還丹篇言以智慧性斷煩惱契
萬境俱寂返真復命從有入無有無相通之秘凡詩
百章朱文公嘗與談易論還丹之旨贈以詩云細讀
還丹一百篇先生信筆亦多言元機謾向經書覓至
理端於日曉存二馬果能為我馭五芽應自長家園
明朝酒醒下山去此話更從誰與論虛谷後以乾道
九年少月登青牛洞絕頂端坐而逝

甄文

唐李北九天使者廟碑伏稽諸大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惟道也生三混成洞微於變
化惟神也得一而妙蓄祕於恬冥歛若太元遐徵妙
有運陶甄之德不獨尊歟后唐累聖光華大明終始
陟曦陽之午廓照瑤京操元命之符鋒昌鼎算白雲
孤峙瞻望高丘紫炁千齡日飛函谷我開元神武皇
帝圓靈受捲方輿寵祕握玄珠之妙捐可寶之珍演
至道於希夷刊雜法之凝滯乃聖一也於穆祀典清
廟皦皦孝友光明天地冥洽乃神二也劍戟之器返
於三農弧矢之威神斷六合乃武三也察時變者

乎天文人習凡庸無階測聖乃文四也故冲精象外
高視鴻名昂薦河圖靈朝海若堯心攝照顧言筌於
几蓬軒目司明屈旌乘於茨隗所以虞環盡地夏王
從天納殊賁於西王展告成於東后五龍推紀邁梁
甫之高缺八駿巡遊陋岷墟之疏轍昭回上轉山嶽
下騰列聖攸居通僊福會文皇奠義武帝佩圖至道
之興其來尚矣白華封獻壽聖德祈年金格傳書珠
鑿味液公主以天慈入道挹化芙蓉祕監以王子出
家調芳芝朮此方著列僊之想南州希至學之因聖
緒無爲斯其有作乃睠群嶽真君道府光啓祠室

廬山志卷十
十一
贊神宗青城廬嶽二山者佐命群峯之望也丈人僊
籙祕諦真缺使者靈司孔昭冥察名書五法舉亞三
魔畜洩崇巒異弗騫於物阜寒暑穹谷將必順於人
時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降明旨曰青城山丈
人廟廬山使者廟安準五嶽真君廟例抽德行道士
五人焚脩供養仍委所管揀擇灼然道行者安置具
年名申所由敕置廟使內供奉將使者真圖建立祠
廟并章醮行道設齋使大洪道觀法師張平公粵自
秦京宣猷江服煥丹青之飾賜玄牝之儀驛傳光臨
雲巖皎色使持節江州諸軍事守江州刺史獨孤正

全摹缺崇規益麗壯思逾紛朝散大夫行長

楚王行司馬皇甫楚王潯陽縣令魏昌等恭惟聖善
式議靈場道俗虔精冥休推異爰初築土則雨霾煙
嶂俄頃佇立而色霽霞標寶龜真臬之辰金虬驛程
之際陰濛滂密黠晦遙交注想玄空肅思皇道芬芳
載潔章黠翹缺六虛窈冥一夕融朗半空之上忽吐
神輝綴灼九微頰揚千仞窅窅率抃人吏並觀替天
靈降周以雲門舞奏神光燭漠以太一登禮然北陸
氣交南州燠變物委霜霰人嗟互寒使法師恬懇僊

庭憑威國命故玄冬易煖朱景敷暉暢於幽明優乎
力役竝利攸徃咸欣子來使茲勝郊遂臻靈域騰頽
桂嶺鬱翠松巖召斲郢門僞材荆岫疏峻巖繚長垣
紅壁列缺丹楹繡礎三間四表炳繪文樅八維九隅
縣鏤鏤檻虹梁巨榑風牖承楣倒井渠鮮芳壇竹埽
銀鋪月曉瑤簷霜開至若神理全幽真容罕測缺其
祕狀遠降使司蓋考三僊之圖不於九牧之鼎缺姿
粉聖備質光妍符彩冥標侷靈瑞表工徒聲想殊思
感通齋室盟祠旣缺如在霓旌霞旆時颺羽儀列冠
名山禮均行潦覃薰紫極供養黃冠玉釜常煎
水藝牲牲缺享鸞鳳于飛露挹神翁星臨婺女清吹
洞唱天渚匏瓜之津匹水僊宮海曲蓬萊之島龍驤
鶴翥飄翮淨戒之庭師子辟邪趨躍精思之地珠幡
衛篋瓊蓋擁輿法供天厨六時朝念真經雲帙萬劫
精脩弗翦茅茨明代义彰於克儉經營梓匠神理邈
尊於寵光聖渥堂闈靈棲窟宅竭來禔福不亦宜乎
冬十有二月司存式命畢鉤繩也玄門道士章冲寂
等挹教五千齊懽億兆歷僊階而仰止攀睿算以讓
誠天使願奉於雕鐫心存魏闕法衆希憑於琬琰道
在吳岑春水桃花迷源遂遠幽林杏塢勝地非遙伏

荷天休敢述頌曰道祕重冥神幽福庭三景運極五
 嶽棲靈其真有物厥妙無形理則恍惚功惟泰寧於
 赫皇極昭融亭造睿握玄珠祥丕大寶蒼垠集貺紫
 雲宗道致享百神探因五老乃睠崇山嶽靈之祕三象
 浮精十華僊使威畜雲雨神存天地灑象昭凝真圖
 炳粹幸明德之嘉運降幽祠之寵章扈僊儀兮肅肅
 睽瑞彩兮煌煌燦琳宮之夕照拂琪木之神光雕輝
 兮翠輦王釜兮調香擷五芝於秀嶠舉八柱於飛梁
 龍吟鳳舞天路長青雲衣兮白霓裳節空歌於瑤磬
 臻羽旆於瓊漿冥激兮福宇影眇兮神極牽匹水之

在流睨香鑪之綺色留鶴語於千載翥鸞裝兮一息

絳河真母將易逢碧海僊姑森難測恭至道於三五
 奉休符兮萬億紀貞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力唐開
 元二十年壬申正月乙巳朔二十五日己巳樹宋臨
 川守王阮錄寄事實開元中廬山使者廟成詔刺史
 獨孤正訪諸工文辭者製碑以進凡作者六百八十
 一人獨此文稱旨詔召不赴此斬之黃梅人

元學士貫雲石太平宮詩山上清風山下塵碧沙流

水淺如春不知松外誰敲月驚動南華夢裏人

學士詹玉水調歌頭藜杖破晴碧鐵笛叫蒼寒此中

別有天地初不是人間落魄半生詩酒自在一襟風
月知我者廬山撫劍九州隘飛筆五湖乾採黃精煮
白石勘玄關有時龍虎吟嘯滄海一丸丹俯仰百年
宇宙移換幾番陵谷塵世只如閒長笑上天去直赴
紫薇班又重遊太平宮洞僊歌舊遊何處有青雲隨
步步入桃花碎紅雨倚東風點點玉唾生春朗吟罷
袖出青蛇飛去錦袍流浪久老却廬山竹下泉聲說
今古一切不如閒裏天多春還在煙霞誰侶又乘風
長笑上清都正淡月天西玉樓鐘鼓

廬山志卷之十一 平輿國宮用王龍溪韻詠真元福

地古逕已平蕪林隱雲光亂煙銷殿影孤僊蹤
歷靈跡半虛無閒坐觀元化吾今且喪吾

桑喬生曰宮志及錄異記皆謂採訪見莫於玄宗巧立祠
焉又言使者化為道士從陳氏乞地一夕風雷遷其宅於
山之南崦又潘觀祥驗記張景述續潯陽記陳舜俞廬山
記所載使者神異之迹甚衆夫使者既以上帝命採訪人
間事必不從人君乞祠既天子為之立祠必不從下民乞
地既天之尊神尊高必不以神異聳動人之視聽而奔走
之也甚矣記者之陋也

濂溪祠

太平宮東北十五里所有濂溪書堂亦曰濂溪祠

山疏濂溪祠者周元公先生之書堂也在石塘橋西北黃土嶺麓初先生在南昌時嘗過潯陽愛蓮花峯之勝又其麓有水出自蓮花洞潔清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築書堂於其上而取故里濂溪之名以名之期以他日不仕則歸味其上其後果定居焉後兵燬淳熙丙申知九江軍事潘慈明重建朱晦翁為記然猶仍其舊名嘉定中軍守趙崇憲即書堂之左築學舍二十六楹選子弟之俊秀者講習其間後復燬皇明正統初御史徐傑項璉乃始廉得其趾於

人而建祠焉名曰濂溪祠編脩劉江為記其後提學副使邵寶為之請著祀典配以二程子又於道州取先生十二代孫倫來九江守祠墓嘉靖中知縣廖士衡脩後數年巡撫都御史何遷闢祠旁地遷其人築室若干楹選郡邑弟子員講習其中九江守朱曰藩董竣其事其水今人呼為濂溪港

石華表在祠東南有傅鳳翔宋濂溪先生祠扁祠舊有先生遺像朱晦翁為記像今不存

祠有蓮池

山疏先生作書堂時於堂前鑿池種蓮其中名其堂

日愛蓮且自為愛蓮說池不知處而今祠後亦有池
莫知所由始池久涸蕪穢不治兵備副使謝迪乃更
鑿於書院西廡可五畝許欲遷祠於其上池成而不
果遷故池與祠不相當云

濂溪先生愛蓮說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
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
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
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
愛宜乎衆矣

宋晦翁書愛蓮說後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
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所居之堂而為是說以刻
焉意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
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
者意竊懼焉既與博士弟丁立祠於學文刻先生像
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板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
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為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
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惠來者有
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既刻愛蓮說而南康新者又得拙賦於田間碑雖斷裂然尚可讀翁又以刻於江東道院之東室榜曰拙齋凡元生之遺文所以不散失者晦翁力也因併記之

光風霽月亭

朱晦翁書光風霽月亭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卿王阮周願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榦敬再拜于濂溪先生書堂下惟先生承天界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于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咸用歎慕

回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祁真卿吳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山疏亭後燬弘治中僉事王啓更建濯纓交翠愛蓮光霽四亭自爲記今亦廢

謚告石

山疏初嘉定九年魏了翁使蜀時爲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十三年詔謚曰元十五年了翁召還過九江以謚告寶慶六年軍守趙善璣始鑄之石

趙善璪文嘉定庚辰有詔賜濂溪先生周公諡曰元
從蜀使者魏侯了翁之請也越明年秋以命書及貳
付元奏請旨授先生之後又十二年善璪來守九江
尋訪其家始克燎黃於祠下夫蜀在千萬里外先生
僉書合陽時其行事不甚較著而嘉祐百五十六年
之後一旦表出褒異上繼古聖下開來哲昭然如日
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而上之
闡揚風厲者何其盛也矧廬山之陰濂溪書堂在焉
蓋先生自春陵來授業於斯已而長吏增闢其宇置
堂長弟子員宜其嚴灌培植聲生氣長視他邦尤盛
而寢寢廢墜過者太息獨非吾徒之耻哉善璪不敏
幸以諸生濫長斯土於是更治其書堂繕脩其祠墓
肄習有廬祭薦有田乃十一月癸亥爰舉燎黃之典
用牲于隧率州賓屬拜焉既會事文謀所以經紀其
子孫以承祭祀端平甲午日南至守臣趙善璪立石
希賢堂石今不存

藝文

宋潘興嗣贈茂叔大博詩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
井冽寒泉每懷顏子能希聖猶笑梅真祇隱僊仕儻
遇時寧枉道貧而能樂豈非賢區區世路求難得試

往滄浪問釣船

朱晦翁同王太守暨諸公謁濂溪祠詩發明正學久
無聞千載寥寥獨見君喜有人能弘此道定知天未
喪斯文末陽遺俗堪垂則溢浦流風又策勳我率諸
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清芬

皇明王守仁謁濂溪祠詩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
復凜衣巾簿書曾屑采田吏俎豆猶存長壘民碧水
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
拜春祠薦渚蘋

參議孫應鰲同趙南菴謁濂溪祠次陽明先生韻溢

溪對眼照還真綠草離離映葛巾其爾後遊尋聖跡
啓予尤覺是天民滿庭風月應無盡千古心知合有
神泣路管曾悲白首採芳今得薦青蘋

桑喬生曰北郡李獻吉云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水欲
徙居之謂其特文人也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居廬山則又
訝曰嗟嗟茲非有道者所為耶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
之所出言濂溪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
所主耶君子曰此達者之見而非先生之心也蓋季札之
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以為知禮先生本以少孤與母
太君依舅氏居涪州太君歿方不能歸即所近而葬焉禮

也太君既葬廬山則先生必居廬山亦禮也君子擇所處
非大故不得已一日捐墳墓遠適它土而曰我愛其山水
焉可謂知所重耶

九江府

濂溪祠東北八里所為九江府

山疏九江郡城之南有湖雁焉唐李渤守江州時徑
湖心為堤以濟行者人因謂其堤曰甘棠堤而謂湖
曰甘棠湖其橋曰思賢橋

晉書五行志永和中潯陽童謠呼柴桑為平石城

山疏相傳郡舊城在今鶴岡賽其詳靡聞也然琵琶

亭乃在湓浦港側疑鶴岡賽之城為三國六朝事云
國初戰爭之餘民死徙僅有存者田多蕪棄會
聖祖命軍士屯田屯盡得腴田其後徙者歸所得
田乃磽确又不多故德化民僅十六里視唐宋之盛
不逮遠矣

韋應物始至郡詩湓城古雄鎮一作橫江千里馳高

樹上迢遞峻堞繞欹危井邑煙火晚郊原草樹滋洪
流蕩北吐崇嶺鬱南圻斯民本樂生逃逝竟何為早
歲屬荒歉舊逋積如圻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賓
朋未及醺簡牘已云疲咎賢播高風得守愧無施豈

待干戈戢且願撫惇嫠

周繇詩匡廬千萬峯影匝郡城中忽被虎符去遙疑
鳥道通煙霞時滿郭波浪暮連空樹翳樓臺月帆飄
鼓角風郡齋多岳客鄉戶半漁翁王事行春外題詩
寄遠公

權德輿詩九派潯陽郡分明似畫圖秋光連瀑布積
翠辨香鑪

庾樓磯

郡城之北有庾樓磯

舊志庾樓磯在九江府城北舊有庾公樓庾亮之所
作也

晉史明帝九年以庾亮都督荆江等州諸軍事鎮武
昌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識度清
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世說庾太尉在武昌櫂夜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
南樓理味音調始適忽聞函道中屐聲甚厲疑其庾
也俄而庾果率左右徒步來諸賢欲趨避之庾徐曰
止止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諸人味譔後
王逸少下都具為丞相言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
得毋少頽耶逸少曰惟丘壑獨存李太白詩清景南

樓夜風流在武昌

山疏前記南樓在武昌而此樓乃在潯陽北不知卽所謂南樓否樓據江磯初突出江千百步許其後樓燬惟磯在今磯亦半頽正德中九江守李從正復建樓於其上亦廢

宋史宋帝顯德祐元年呂師夔以江州叛降於元因置酒庾公樓飾二宗室女以遺伯顏伯顏大怒曰吾奉明詔伐罪救民豈以二女子易志耶趣使去

白居易庾樓歲旦詩歲時銷旅貌風景觸鄉愁牢落江湖意新年上庾樓又庾樓曉望詩獨憑朱檻立凌

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霧曉籠衝嶺月蘋風暖送過江春子城陰處猶殘雪衙鼓聲前未有塵三百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

賈斯庾樓燕集佳句佳人背江坐眉際列煙樹

庾樓之側有浪井

潯陽記浪井漢灌嬰之所鑿也已而堙塞其後孫權至湓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正得故井銘云潁陰侯所開開三百年當塞塞不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大悅以爲已瑞云井與江通每風起井輒有浪典畧浪井不鑿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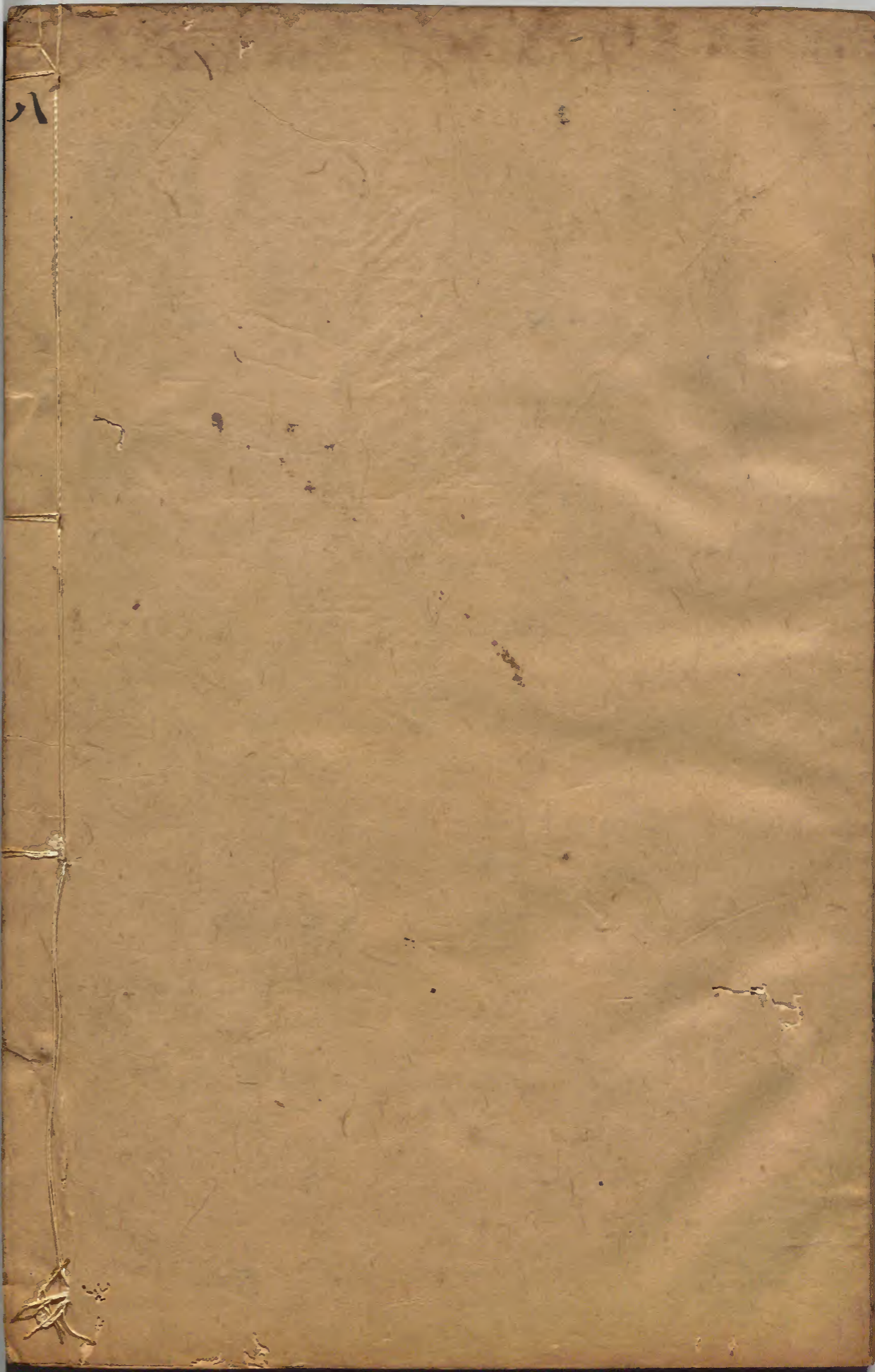
李白詩浪動灌嬰井潯陽江上風

山疏井今淪於江嘉靖中潯陽北門內某氏者鑿井至泉泉忽湧起洶洶有聲與江聲相應勢且汎溢不可止懼亟堙之

桑喬生曰潯陽北門外有九江王廟廟以祀英布布當項羽時以勇氣圍戰嘗冠軍漢廷以為可屬大事與信越垓稱可謂壯士矣然好友平生凡三反最後反漢祖又與絳義帝尤不義不可為訓時無柳儀曹乃廟而祀之至今可慨也夫

廬山紀事卷之十終

文政二年



八